

光緒順天府志

人物志十六

光緒順天府志卷百六

鑒誠上

南海廖廷相纂江陰繆荃孫覆輯

漢

中行說

後魏

公孫表

子軌

李訢

盧昶

劉靈助

北齊

盧宗道

盧斐

郭秀

平季

隋

盧賁

唐

張知泰

弟知默

高尙

朱

此弟道孫

吳少誠

劉總

張直方

高駢

張公素

李全忠

子匡威匡籌

後唐

張文禮

子處瑾

趙德鈞

後晉

王瑜

趙在禮

古之史官聞善必錄見惡必書所以示勸懲固風化也大抵志行
詭激者流其智足以惑人其才足以馭衆并有讀書以佐其口辨
諛事以助其便捷當其得意非不自以爲能立身一敗先禍人國
并禍其身生爲至愚死爲大僂有才與無才同大智乃大拙也論

衡云班叔皮載鄉里人以爲惡戒邪人枉道繩墨所彈安得避諱
謹援其例自漢至明得若干人錄而傳之以警後世志鑒誠

漢

中行說燕人宦者匈奴老上單于初立文帝遣宗人女翁主爲單
于閼氏使說傅翁主說不欲行漢強使之說曰必我也爲漢患者
說旣至因降單于單于愛幸之初單于好漢楡絮食物中行說曰
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所曰強者曰衣食異無印於漢今單
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十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其得漢楡絮
曰馳草棘中衣袴皆裂敝曰視不如旃裘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
之曰視不如湏酪之便美也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曰計識史記
作其人衆畜牧史記作物漢書匈奴傳其遺漢書牘及印封皆令長大倨傲
其詞漢使或皆咲匈奴俗無禮義者說輒窮漢使曰匈奴約束徑

易行君臣簡可久一國之政猶一體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
中國雖云有禮義及親屬益疏則相殺奪以至易姓皆從此類也
嗟土室之人顧無多辭喋喋顧漢所輸匈奴糴絮米藥令其量中
必善美而已矣何以言爲乎且所給備善則己不備苦惡則候秋
熟以騎馳蹂而禾稼耳通鑑十四日夜教單于候利害處後四年老上
單于死子軍臣單于立說復事之漢書匈奴傳

後魏

公孫表字玄元燕郡廣陽人也遊學爲諸生慕容沖以爲尙書郎

慕容垂破長子從入中山

魏書列傳

皇始二年

魏書太祖紀

慕容寶走乃歸

闕以使江南稱旨拜尙書郎後爲博士初太祖以慕容垂諸子分
據勢要權柄推移遂至亡滅且國俗敦樸嗜欲寡少不可啓其機
心而導其巧利深非之表承旨上韓非書二十卷太祖稱善太宗

初表參功勞將軍元屈軍事討吐京叛胡爲胡所敗表以先諫止

屈太宗善之賜爵固安子

魏書列傳

神瑞二年河西饑胡屯聚推白亞

粟斯爲盟主號大將軍反於上黨詔表討之

魏書太宗紀

令表與姚興

洛陽戍將結期使備河南岸然後進軍

魏書列傳

表未至

通鑑百十七

衆廢

粟斯而立劉虎

太宗紀

表以胡人內自攜貳

通鑑百十七

有解散之勢遂

不與戍將相聞率衆討之法令不整爲胡所敗軍人大被傷殺太

宗深銜之

魏書列傳

假相州刺史叔孫建安平公督表討虎斬首萬餘

級

魏書叔孫建傳

及劉裕征姚興兖州刺史尉建聞寇至棄滑臺北走詔

表隨叔孫建屯枋頭

魏書列傳

泰常七年宋武帝殂

北史魏紀一

議取河南

侵地

魏書列傳

詔假司空奚斤都督前鋒諸軍事表爲吳兵將軍廣州

刺史

魏書太宗紀

南征用表計攻滑臺不拔求濟師太宗怒其不先畧

地切責之

魏書奚斤傳

乃南巡爲之聲援表等旣剋滑臺引師西伐大

破司馬

二字據奚斤傳補

翟廣于土樓

原作王樓今據宋書索虜傳魏書奚斤傳更正

遂圍虎牢

車駕次汲郡

魏書列傳

虎牢守將毛德祖

奚斤傳

與表有舊表有權畧德

祖患之乃與交通音問密遣人說奚斤

原作鄭兵鄭兵奚斤將軍號也魏書作晉兵今據通

鑑改云表與之連謀每遣表書輒多所治定表以書示奚斤奚斤疑

之以告

宋書索虜傳

表本與太史令王亮同營署輕侮亮亮奏表置軍

虎牢東不得便利之地故令賊不時滅太宗雅好術數又積前後

忿使人夜就帳中縊殺之時年六十四以賊未退祕而不宣初表

與渤海封愷友善後爲子求愷從女愷不許表甚銜之及封氏爲

司馬國璠所逮太宗以舊族欲原之表固證其罪乃誅封氏表爲

人外和內忌時人以此薄之子軌

魏書列傳

軌字元慶少以文學知名太宗時爲中書郎出從征討補諸軍司

馬

魏書附公孫表傳

始光四年

魏書世祖紀

世祖平赫連昌引諸將帥入其府

藏各令任意取金玉諸將取之盈懷軌獨不取

原作獨不探
把此從北史世祖

乃親採金賜之曰卿可謂臨財不苟得朕所以賜卿者欲顯廉於

衆人後兼大鴻臚持節拜氏王楊玄爲南秦王及境玄不郊迎

魏書

附傳軌數玄無禮玄懼詣郊受命

北史公孫
表附傳

上表請比內藩

魏書氏
羌傳

軌使還稱旨拜尙書賜爵燕郡公加平南將軍

魏書
附傳

神麋三年宋

將到彥之自清水入河沿河西行

世祖
紀

遣其部將姚繼夫濟河攻

冶坂世祖慮更北入遣軌屯壺關會上黨丁零叛軌討平之出爲

虎牢鎮將初世祖將北征發民驢以運糧使軌部詣雍州軌令驢

主皆加絹一疋乃與受之百姓爲之語曰驢無彊弱輔脊自壯衆

共嗤之坐徵還軌旣死世祖謂崔浩曰吾行過上黨父老皆曰公

孫軌爲受貨縱賊使至今餘姦不除軌之咎也其初來單馬執鞭

返去從車百兩載物而南丁零渠帥乘山罵軌軌怒取罵者之母

以矛刺其陰而殺之曰何以生此逆子從下到孽分磔四支於山樹上以肆其忿是忍行不忍之事孰幸早亡至今在者吾必族誅

之魏書附傳

李訢字元盛小名眞奴范陽人也曾祖產產子績二世知名於慕容氏父崇馮跋吏部尚書石城太守延和初車駕至和龍崇率十餘郡歸降世祖甚禮之呼曰李公以爲平西將軍北幽州刺史固安侯卒謚曰襄侯訢母賤爲諸兄所輕崇曰此子之生相者言貴吾每觀察或未可知遂使入都爲中書學生世祖幸中書學見而異之指謂從者曰此小兒終效用於朕子孫矣因識呵之世祖舅平陽王杜超有女將許貴戚世祖問之謂超曰李訢後必宦達可以女妻之遂勸成婚魏書列傳眞君五年超爲帳下所害世祖臨其喪魏書杜超傳訢以超婿得在喪位出入帝指謂左右曰觀此人舉動異

衆必爲朕家幹事之臣

魏書列傳

訢器識既美

魏書傳論

聰敏機辯彊記明

察初李靈爲高宗博士諮議詔崔浩選中書學生器業優者爲博

士助教世祖意在訢曰云何不取幽州刺史李崇老翁兒也遂除

中書助教博士稍見任用入授高宗經高宗卽位訢以舊恩親寵

遷儀曹尙書領中祕書贈爵扶風公贈其母孫氏爲容城君

魏書列傳

內參機密出入詔命

魏書李順附傳

高宗顧謂羣臣曰朕始學之歲情未

能專旣總萬幾温習靡暇是故儒道實有闕焉豈惟予咎抑亦師

傳之不勤所以爵賞仍隆者蓋不遺舊也訢免官拜謝出爲使持

節安南將軍相州刺史爲政清簡明於折獄姦盜止息百姓稱之

魏書列傳

天安元年

魏書顯祖紀

訢上疏求於州郡各立學官使士望之流

衣冠之胄就而受業其經藝通明者上王府

北史列傳

書奏顯祖從之

魏書列傳

立鄉學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

顯祖紀

以訢治

爲諸州之最加賜衣服自是遂有驕矜自得之志受納民財及商胡珍寶兵民告言尙書李敷與訢少長相好每左右之或有勸以奏聞敷不許

魏書列傳

皇興四年

顯祖紀

顯祖聞訢罪狀檻車徵訢拷劾

抵罪

魏書列傳

時敷弟奕得幸於馮太后帝意已疏之有司以中旨諷

訢告敷兄弟陰事可以得免訢謂其壻裴攸曰吾與敷族世雖遠恩踰同生今在事勸吾爲此吾情所不忍每引簪自刺解帶自絞終不得死且安能知其陰事攸曰何爲爲人死也有馮闡者先爲

敷所敗其家深怨之今詢其弟敷之陰事可得也訢從之又趙郡

范擿具列敷兄弟事狀凡二十餘條

通鑑百三十二

案二原作三今從魏書李順傳改有

司以聞敷坐得罪詔列訢貪冒罪應死以糾李敷兄弟故得降免

百鞭髡刑配爲廝役未幾復爲太倉令尙書攝南部事用范擿陳

端

北史作策

等計令千里外戶別轉運謂倉輸之所在委滯停延歲月

百姓競以貨賂各求在前遠近困敝道路羣譏曰畜聚斂之臣未

若盜臣訢弟左將軍璞

通鑑作瑛考異曰魏典瑛作璞今從魏書然今魏書正作璞未詳何故

謂訢

曰范擲善能降人以色假人以辭未聞德義之言但有勢利之說

聽其言也甘察其行也賊所謂詔諛讒慝貪冒姦佞不早絕之後

悔無及訢不從彌信之腹心之事皆以告擲訢既寵於顯祖參決

軍國大議兼典選舉權傾內外百寮曲節事之擲以無功起家拜

盧奴令

魏書列傳

時尙書趙黑得幸兩宮與訢對綰選部訢奏中書侍

郎崔鑑爲東徐州北部主書郎公孫處顯爲荊州選部監公孫遵

爲幽州皆曰有能也實有私焉黑疾其虧亂選體爭於殿庭顯祖

疑之訢與黑遂爲深隙竟坐黑爲監藏時多所截沒黜爲門士黑

規報前怨踰年還入爲尙書

魏書閣官傳

顯祖崩訢遷司空進爵范陽

公

魏書列傳

黑告訢專咨遂出爲徐州刺史

閣官傳

范擲知文明太后忿

新也又知內外疾之太和元年二月希旨告訴外叛

魏書列傳黑構成

之傳

文明太后徵訴至京師言其叛狀訴曰無之引擿證訴

言爾妄云知我吾又何言雖然爾不顧余之厚德而忍爲此不仁甚矣擿曰公德於擿何若李敷之德於公公昔忍於敷擿今不敢忍於公乎訴慨然曰吾不用璞言自伊貽戚方悔於心何嗟及矣遂見誅璞字季真

北史作季直

性敦厚多識人物賜爵宜陽侯太常卿

先訴卒諡曰穆

魏書列傳

盧昶字叔達小字師顏范陽涿人青州刺史度世之子學涉經史

早有時譽太和初爲太子中舍人兼員外散騎常侍

魏書附盧玄傳

十八

年詔使於齊

北史魏紀三

高祖勅副使王清石曰昶是寬柔君子無多

文才或主客命卿作詩可率卿所知莫以昶不作便復罷也

魏書附傳

及至彼遇齊明立

北史附盧玄傳

於是高祖南討昶兄淵爲別道將

魏書附傳

齊明遂酷遇昶以腐米臭魚莖豆供之昶本非骨鯁

北史附傳

怖懼食

之淚汗交橫謁者張思甯辭氣不屈死於館下

通鑑百

昶還高祖

責之曰荷命之禮有死無辱雖流放海隅猶宜抱節致隕卿不能

長纓羈首已是可恨何乃俛眉飲啄自同犬馬以辱君父縱不遠

慙蘇武節不近愧思甯遂見罷黜久之復除彭城王友轉秘書丞

景明初除中書侍郎遷給事黃門本州大中正散騎常侍兼尙書

魏書附傳時洛陽縣獲白鼠昶奏以爲案瑞典外鎮刺史二千石令長

不祇上命刻暴百姓怨嗟則白鼠至因陳時政多所勸誠詔書褒

美其意

北史附傳

轉侍中又兼吏部尙書尋卽正仍侍中昶守職而已

無所激揚與侍中元暉等更相朋附爲世宗所寵時論鄙之

魏書附傳

號曰饑鷹侍中

魏書常山

昶與安東將軍邢巒不平御史中尉崔

亮昶之黨也昶令亮糾巒

魏書邢巒傳

巒路暉得免

通鑑目

錄十四 出除鎮東

將軍徐州刺史永平四年琅邪民王萬壽斬梁輔國將軍琅邪東

莞二郡太守以胸山降

魏書世宗紀

昶遣琅邪戍主傅文驥入城據守

梁將馬伯埤等攻圍文驥詔昶率衆赴之

魏書島夷傳

昶表此兵九千

賊衆四萬請益兵六千米十萬石詔遣四千人赴之昶旣儒生本

少將畧又羊祉子燮爲昶司馬專任戎事掩昶耳目將士怨之

魏書

附文驥糧樵俱罄以城降梁昶見城降先走退諸君相尋奔遁遇

大寒雪軍人凍死及落手足者大半自魏經畧江右唯鍾山王英

敗於鍾離昶於胸山失利最爲甚焉

北史附傳

昶棄其節傳輕騎而走

至郟城假趙遐節以爲軍威

魏書趙遐附傳

世宗遣黃門甄琛馳驛鏢昶

窮其敗狀免官論坐未幾拜太常卿仍除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又

進號鎮西將軍加散騎常侍熙平元年卒於官贈征北將軍冀州

刺史諡曰穆昶寬和矜恕善於綏撫其在徐州戍兵疾親自檢郵

至番兵年滿不歸容充後役終剋一政然後始還人庶稱之

魏書附傳

劉盛助燕郡人師事劉弁好陰陽占卜而蟲疎無賴長去來燕恆

之界或時負販或復剗盜賣術於市後自代至秀容因事余朱榮

榮性信卜筮靈助所占屢中遂被親待爲榮府功曹參軍

魏書術藝傳

建義初榮於河陰害王公卿士

北史

時奉車都尉盧道虔兄弟

亦相率朝於行宮靈助以其州里衛護之由是朝士與諸盧相隨

免害者數十人

魏書列傳

時榮既有異圖鑄金爲己像數四不成靈助

言天時人事必不可爾

魏書朱榮傳

榮曰若我作不吉當迎天穆立之

靈助曰天穆亦不吉惟長樂王有王兆耳榮亦精神恍惚不自支

持遂便愧悔乃迎莊帝

北史朱榮傳

榮入京師超拜光祿大夫封長子

縣開國公食邑千戶後從榮討擒葛榮特除散騎常侍撫軍將軍

幽州刺史又從上黨王天穆討邢杲元顥入洛天穆渡河靈助會

余朱榮於太行及將攻河內令靈助筮之靈助曰未時必剋時已向中士衆疲惫靈助曰時至矣榮鼓之即便剋陷及至北中榮攻城不獲以時盛暑議欲且還莊帝詔靈助筮之

魏書列傳

靈助曰必破

十八九間果如言車駕還宮進爵燕郡公贈其父僧安爲幽州刺

史尋兼尙書左僕射

北史列傳

慰勞幽州流民於濮陽頓邱因率民北

還與都督侯淵等討葛榮餘黨韓婁

侯淵傳作韓樓

滅之於薊仍釐州務

加車騎大將軍又爲幽并營安四州行臺及余朱榮死莊帝幽崩

靈助本寒微一朝至此自謂方術能動衆又以余朱有誅滅之兆

靈助遂自號燕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行臺爲莊帝舉

義兵靈助馴養大鳥稱爲己瑞妄說圖讖言劉氏當王又云欲知

避世入鳥村遂刻氈爲人象畫桃木爲符書作詭道厭祝之法民

多信之

魏書列傳

初莊帝詔河西人紇豆陵步蕃等合襲秀容余朱兆

入洛後步蕃兵勢甚盛南通晉陽兆回師禦之爲步蕃所敗

魏書
朱

兆故靈助昌言余朱自然當滅不須我兵由是幽瀛滄冀之民悉

從之夜舉火爲號不舉火者諸村共屠之以普泰元年三月率衆

至博陵之安國城

魏書
列傳

前廢帝以山東行臺叱列延慶與大都督

侯淵於定州會討

魏書叱列
延慶傳

淵畏其衆欲引兵西入據關拒險以

待變

通鑑百
五十五

延慶曰劉靈助庸人彼皆恃其妖術坐看符厭甯肯

戮力致死與吾爭勝負哉詭言西歸靈助必信潛軍往襲一往可

擒淵從之乃出頓城西聲云將還簡精騎一千夜發詰朝造靈助

壘戰於城北遂破擒之

魏書叱列
延慶傳

支分其體傳首洛陽初靈助每

云三月末我必入定州余朱亦必滅及將戰靈助自筮之卦成不

吉以手折著棄之於地云此何知也尋見擒果以三月入定州而

齊獻武以明年閏三月破西胡於韓陵山遂滅兆等永熙二年贈

尚書左僕射開府儀同三司幽州刺史諡曰恭

魏書列傳劉弁范陽人

善卜筮亦有名於世

魏書取立傳

北齊

盧宗道范陽涿人文偉子性麤率

北齊書盧文偉附傳動作狂狹

北史盧觀附傳厯

尚書郎通直散騎常侍後行南營州刺史嘗於晉陽置酒賓筵滿

座中書舍人馬士達目其彈箏篋女妓云手甚纖素

北齊書附傳宗道

卽以遺之

北史附傳

士達固辭宗道便命家人將解其腕士達不得已

而受之將赴營州於督亢坡

北史坡上有城字

大集鄉人殺牛聚會有一

舊門生酒醉言辭之間微有疎失宗道遂令沈之於水後坐酷濫

除名

北齊書附傳

盧斐字子章范陽涿人也

北齊書酷吏傳

魏侍中章武伯同長子

魏書盧同傳

性殘忍以強斷知名

北齊書列傳

武定中

魏書盧同附傳

世宗引爲相府

北史作大

將軍刑獄參軍謂之云狂簡斐然成章非佳名字也天保中稍遷

尚書左丞別典京畿詔獄酷濫非人情所爲無問事之大小拷掠

過度於大棒車輻下死者非一或嚴冬至寒置囚於冰雪之上或

盛夏酷熱暴之日下枉陷人致死者前後百數又伺察官人罪失

動卽奏聞朝士見之莫不重足屏氣皆目之爲盧校書北齊書列

事作校斐揚揚得志言必自矜北史天保五年通鑑目錄卷十六 尚書郎中

魏收撰魏書成北齊書王斐父同附出族祖玄傳下斐譏議云史

書不直北齊書語楊愔云魏收合誅北齊書收不勝憤敢誣其欲

加屠害魏收傳愔黨助收遂白罪斐李構傳帝大怒親自詰責魏收髡

頭鞭二百李構傳病死獄中北齊書

郭秀范陽涿人也北史恩幸傳北齊書作范陽涿郡人案魏書

事高祖爲行臺右丞北齊書封壽陽伯親寵日隆多受賂遺進

退人物張伯德祁仲彥張華原之徒皆深相附會

北史列傳

秀遇疾高

祖親視之問所欲官乃啟爲七兵尙書除書未至而卒家無成人

子弟高祖自至其宅親使錄知其家資粟帛多少然後去

北齊書列傳

贈儀同三司恒州刺史命其子孝義與太原公以下同學讀書

北史

列傳初高祖世宗情存庶政文武任寄多貞幹之臣惟郭秀小人有

累明德

恩幸傳論

秀忌嫉楊愔

北史列傳

愔從兄幼卿爲歧州刺史以直言

忤旨見誅秀致書恐之勸其逃亡愔遂棄衣冠於水濱若自沈者

變易姓名屏居削迹

北齊書楊愔傳

秀死後愔還高祖追忿秀卽日斥孝

義終身不齒

北齊書列傳

平季字稚穆

北史作幼穆

燕國薊人祖濟武威太守父雅州秀才與沙

門法秀謀反伏誅季坐腐刑入事官披除小黃門

魏書閣官傳

累遷新

興太守

北史恩幸傳

肅宗崩與尔朱榮等議立莊帝莊帝卽位

魏書閣官傳

趙拜肆州刺史尋除中侍中以參謀勳封元城縣侯永熙中加驃

騎大將軍卒

北史恩幸傳

隋

盧賁字子徵范陽涿人也

隋書作涿郡范陽郡今從北史及周書盧光傳

郡公賁畧涉書記頗解鍾律

隋書列傳

在周襲爵燕郡公歷位魯陽太

守太子少宮尹儀同三司司武上士

北史盧同附傳

時高祖爲大司馬

武據北史改

賁知爲非常人深自推結宣帝卽位加開府及高祖初被

顧託羣情未一乃引賁置左右高祖將之東第百官不知所從

原作

去今據通鑑改

高祖潛令賁部伍仗衛因召公卿謂曰欲求富貴者當相

隨來往往偶語欲有去就賁嚴兵而至衆莫敢動出崇陽門至東

宮門者拒不內賁諭之不去瞋目叱之門者遂卻高祖得入賁恒

典宿衛曰周祚已盡天人之望實歸明公願早應天

隋書承間進列傳

說以應天順人之事

北史附傳

及受禪命賁清宮因典宿衛奏改周代

旂幟更爲嘉名其青龍騶虞朱雀元武千秋萬歲之旂皆賁所創

也尋拜散騎常侍兼太子左庶子左領軍右將軍時高穎蘇威共

掌朝政賁甚不平

隋書列傳

前後短穎於上上怒之被疎黜

隋書高穎傳賁

因諷柱國劉昉元諧李詢華州刺史張賓等謀黜穎威五人相與

輔政又以晉王上之愛子謀行廢立復私謂皇太子曰賁將數謁

殿下恐爲上所譴願察區區之心謀世上窮治其事昉等委罪於

賁賁公卿奏二人坐當死上以龍潛之舊不忍加誅並除名爲民

賁歲餘復爵位檢校太常卿

隋書列傳

令監新造厩

隋書律厩志

賁以古樂

宮懸七八損益不同歷代通儒議無定準於是上表曰般人以上

通用五音周武克殷得鷄火天駟之應其音用七漢興加應鍾故

十六枚而在一簾鄭玄注周禮二八十六簾此則七八之義其來

遠矣然世有沿革用舍不同至周武帝復改懸七以林鍾爲宮夫

樂者治之本移風易俗所以動天地感鬼神情發於中治亂斯應

周武以林鍾爲宮蓋將亡之徵也且林鍾之管卽黃鍾下生之義

黃鍾君也而生於臣明爲王家九五之應又陰者臣也而居君位

更顯國家登極之祥斯實冥數相符非關人事臣聞五帝不相沿

樂三王不相襲禮此蓋隨時改制而不失雅正者也上竟從之卽

改七懸八以黃鍾爲宮詔與儀同楊慶和刪定周齊音律隋書列傳賁

撰著樂書爲當時所用通典百四十三未幾歷郢璜懷三州刺史在懷州

決心水東注名曰利人渠又派入溫縣名曰溫潤渠北史列傳以溉烏

鹵民賴其利後轉齊州刺史民饑米穀踊貴閉人糶而自糶之北史

作糶官米而自糶坐除名爲民後從幸洛陽上從容謂賁曰我始爲大司

馬時卿布腹心於我及總百揆頻繁左右與卿足爲恩舊卿若無

過者位與高顛齊坐與凶人交構由是廢黜言念疇昔之恩復當
牧伯之位何乃不思報效以至於此吾不忍殺卿是屈法伸私耳
賁俯伏陳謝詔復本官後數日對詔失旨又自敘功績有怨言上

大怒顧謂羣臣曰吾將與賁一州觀此不可復用

隋書
列傳

賁二三其

德見遺末路

北史
傳論

後皇太子爲其言曰此輩并有佐命之功雖性

行輕險誠不可棄上曰我抑屈之全其命也當周宣帝時以無賴
得幸及帝大漸顛之儀等請以宗王輔政此輩行詐願命於我我
將爲治又欲亂之如賁之徒皆不滿志任之則不遜致之則怨自
難信也遂廢卒於家

隋書
列傳

唐

張知泰幽州方城人徙家歧弟知默皆明經高第曉吏治

新書張
知泰附

傳當時明公爭引薦之遷厯畿赤調露後又厯臺省通天中知泰

爲洛州司馬

舊書張知

奏置東郡諸關十七所譏斂出入百姓驚

駭樵米踊貴卒罷不用議者羞薄之

新書附傳

知默爲秋官郎中

舊書附傳

與監察御史王守慎來俊臣周興掌詔獄數陷大臣守慎雖其甥

惡鞠引之暴不得去請度爲浮屠后許之而知默卒陷酷吏

新書附傳

神龍元年中宗踐極知泰自兵部侍郎授右御史大夫加銀青光

祿大夫進封漁陽郡公以忤武三思出爲并州刺史天平軍使

舊書

列傳終魏州刺史諡曰定

新書列傳

知默身死除名

舊書中宗紀

子孫禁錮爲

張氏

新書列傳

高尚幽州雍奴人也本名不危

舊書列傳

母老丐食自給尙客河朔不

肯歸

新書臣傳

與令狐朝鄰里通其婢生一女遂收之尙頗篤學臆

文辭

舊書列傳

嘗喟然謂汝南周銖曰吾當作賊死不能斃草根求活

也李齊物爲新平太守

舊書州刺史

薦諸朝賁錢三萬介之見高力

士力士以爲才置門下家事一咨之諷近臣表其能擢左領軍倉

曹參軍

新書列傳

天祿六載安祿山奏爲平盧掌書記出入卧內祿山

肥多睡尚執筆在旁或通宵焉繇是寢親厚遂與祿山解圍讖導

其反

舊書列傳

祿山以尙爲謀主

安祿山傳

寇陷東京僞授中書侍郎

舊書列傳

賊所下赦令皆尙爲之新書列傳始尙與嚴莊孫孝哲計畫白祿山以

爲事必成

舊書列傳

會李光弼敗史思明于嘉山收郡十三河南諸郡

皆嚴兵守潼關不開

新書祿山傳

漁陽路絕

通鑑二百十八

祿山懼召尙賁曰

我起而曹謂萬全今四方兵日盛自關以西不跬步進爾謀何在

尙見我爲遣出凡數日田乾真自潼關來勸祿山

新書祿山傳

祿山喜

遂召尙等飲宴作樂自唱歌以送酒待之如初及安慶緒至相州

僞授侍中

舊書列傳

史思明斬慶緒乃誅尙殊而膊之

新書祿山傳

祿山傳作

之縊殺

朱泚幽州昌平人父懷珪事安史二賊僞署柳城使泚資壯偉腰

腹十圍外寬和中實狠刻少推父蔭籍軍中與弟滔并爲李懷仙

部將輕財好施陰儲凶德新書逆臣傳大厯三年泚滔及朱希彩共殺

懷仙希彩自稱留後領節度新書李懷仙傳頗委信之新書七年滔又與

判官李子援李懷仙傳作李瑛謀殺希彩而立泚通鑑二百二十九遣使

至京師聽命卽拜盧龍節度使封懷甯郡王泚上書謝遣滔防秋

代宗手詔褒美新書列傳幕府蔡廷王勸泚入朝泚內畏滔逼已滔亦

勸泚新書蔡廷王傳九年泚上表請領步騎三千入覲舊書列傳乃以軍屬滔

蔡廷王傳自幽州首爲逆懷仙以來雖外臣順然不朝謁而泚倡諸鎮

以身入衛有詔起第以待新書列傳泚至京師內殿引見舊書列傳賜資隆

握酒攝後稍稍落泚牙角泚自知失權爲滔所賣不得志乃請

留帝因授滔節度留後乃分防秋兵汴宋淄青使泚主之新書十

一年拜同平章出鎮奉天

舊書列傳

賜禁中兵以爲寵遷檢校司空代

李抱玉爲隴右節度副大使知河西澤潞行營兵馬事明年徙王

遂甯德宗立改鎮鳳翔

新書列傳

吐蕃雲南蠻寇黎茂文扶四州泚敗

之於七盤城

新書德宗紀

建中初以李懷光代段秀實兼節度涇原徙

屯原州懷光前督作泚領兵繼進涇士素聞懷光暴相恟懼劉文

喜因劫衆以亂請留秀實又請屬泚詔泚代懷光文喜合兵乘城

詔泚攻之裨將劉海濱殺文喜入泚軍泚一無所戮由是涇人德

之詔加中書令還屯進拜太尉治合田悅叛遣人與泚相聞馬燧

獲其書帝詔泚示之泚惶懼請死帝勉曰千里不同謀卿何謝更

以張鎰節度鳳翔遷泚京師加實封千戶不朝請中人監第

新書列傳

姜公輔諫曰陛下若不能坦懷待之不如誅之養虎無自訖害不

從

新書姜公輔傳

四年

德宗紀

李希烈圍哥舒曜於襄城詔涇原節度姚合

言督鎮兵五千東救隴過闕下師次漵水京兆尹王翊使吏供軍

糲飯菜肴衆怒羣譟乃反旗而鼓時令言尙論兵禁中旣上變乃

馳至長樂坂遇兵還引滿向令言劫以西行帝遣使者開諭賊已

陣通化門殺使者新書列傳時闕東河北類戰不利屢發禁兵東征警

衛遂虛帝乃出自苑北門六軍羽衛纔數十騎趙元一奉天錄姜公輔叩

馬諫曰泚嘗帥涇原得士心向以滔叛奪之兵居嘗怫鬱不自抑

請馳騎捕取以從無爲羣凶得之帝倉卒不及聽姜公輔傳乘輿次咸

陽傳食而過遂幸奉天奉天錄賊乃相謀曰太尉方囚錮若迎之事

可濟令言率百餘騎見泚泚僞讓不容留使者飲以觀衆心夜數

百騎復往乃擁徒向闕下舍前殿總六軍明日下令百官三日赴

行在留者守本司違令誅徙居白華殿或說以迎天子泚願望

然光祿卿源休至教以不臣詭稱符命泚說張光晟李忠臣皆新

失職怨望亦勸成之大將張延芝涇將段誠諫引潰兵三千自襄城來泚自謂得人助逆志益堅因畧休京兆尹判度支忠臣皇城使新書泚以段秀實失兵必憤恨且素有人望使騎迎人秀實曰

將士東征宴賜不豐有司過耳人主何與知公本以忠義聞天下

今變起倉卒當諭衆以禍福清宮室迎乘輿公之職也泚默然秀

實知不可乃陽與合陰結將軍劉海賓欲圖泚案秀實傳又有姚

然令言首謀迎泚秀實豈反與結若使與結則亦不必竊印矣奉天錄但言潛結劉海賓較確今刪去會源休教泚

僞迎天子遣將韓旻領銳師三千疾馳奉天秀實以爲宗社之危

不容喘乃遣人竊取令言印不獲乃倒用司農印追其兵旻得符

還新書段秀實傳泚召秀實議事源休在坐秀實戎服與泚並膝語至僭

位秀實勃然而起執休腕奪其笏奮踊而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

吾恨不斬汝萬段豈逐汝反邪遂擊之舊書秀實傳泚舉臂捍笏中顛

流血曠而匍匐走

新書秀賈傳

明日大陳旗章金石於廷僭卽帝位於

宣政殿號大秦建元應天

新書列傳

領兵侵逼奉天

舊書列傳

渾瑊先以數

十騎從西門出埋伏於漠谷之隅自將數十騎從東門出直抵泚

營壁壘泚驚不覺墜榻

新書列傳言渾瑊伏兵於漠谷引數千騎跳攻長安泚大驚路榻前案舊書渾瑊傳

杜希全等赴難將至上議所向盧杞曰漠谷路近賊邀擊卽出兵

無絛跳攻若使攻長安又無庸伏兵漠谷蓋此時此軍已逼奉

天故瑊得直抵其營而伏兵以截其迨也新書誤今從奉天錄羣

盜大潰瑊以騎少遂引而西李日月縱騎追之中矢而死奉天錄於

是城率韓游瓌禦泚泚大敗退修攻具會杜希全兵敗漠谷賊益

張急攻城凡三旬有六日而李懷光以兵五萬至敗賊於魯谷遂

戰城下賊潰泚夜引去

新書列傳

至長安但爲城守計旣據府庫之富

不愛金帛以悅將士公卿家屬在城中者皆給月俸

通鑑二百二十九泚

自號其宅爲龍潛宮移瓊林庫國寶實之識者曰潛龍勿用此敗

徵也未幾百姓劫其珍異泚不能禁奉天錄興元元年泚以本封遂

甯漢地也更號漢改元天皇或曰皇師欲潛壞城隅以入泚懼詔

金吾布士於衛吏儲炬以防夜城隅百步建一樓候望非常凡祠

房廟廬皆帷甲泚宿未央涇原士謀殺泚泚知之輒徙他處衆謀

亦止官軍壞龍首香積二堰以決流城中水絕泚使百人治之程

役甚苦上下惴恐泚戰數北憂甚欲出走會懷光貳於帝案軍觀

望帝欲幸咸陽趣諸將捕賊懷光遂與泚連和約平關中割地爲

鄰國懷光決反因并陽惠元李建徽軍泚知懷光反明白卽賜詔

待以臣禮督其兵入衛懷光慚見欺引軍東保河中張光晟約降

於李晟晟率渾瑊駱元光尙可孤悉師攻賊大敗之乃分道入張

光晟勸泚出奔泚引殘軍西走失道問野人答曰朱太尉邪天綱

恢恢去將安所泚怒欲殺之乃亡去

新書列傳泚於馬上叩頭稱乞命

因之墜馬良久却蘇左右問其故曰見段司農

杜陽雜編又

此至

涇州長武城田希鑒拒之此曰子之節吾所授奈何拒我火其門

希鑒擲節餒中曰歸汝節此舉軍興北走驛馬關甯州刺史夏侯

英開門陳而待泚不敢入因保彭原西城

新書

列傳其將梁廷芬夜射

泚墜炕中韓昇等斬之詣涇州降傳首行在

通鑑二百三十一

時年四十

三 新書
列傳

滔性變詐多端倪

新書藩鎮傳

言大而識淺

張孝忠傳

此爲幽州節度遣滔

將勁兵三千赴京師請率先諸軍備塞

舊書

列傳帝嘉之召見滔殿中

問曰卿材孰與泚多滔曰統御士衆方畧明辨臣不及此臣年二

十入獲謁天子泚長臣五年未識朝廷泚不及臣帝愈喜特詔勒

兵貫王城而出屯涇州置酒開遠門餞之戍還乃謀奪泚兵詭說

曰天下諸侯未有朝者先至可以得天子意子孫安矣此信之

新書

列傳大厯九年泚朝覲因乞留西征吐蕃以滔試殿中監權知留後

兼御史大夫舊書列傳滔殺有功者李瑗等二十餘人威振軍中新書列傳

建中二年鎮州李維岳求襲節度不許魏博田悅爲請不答遂合

謀同叛新書田承嗣附傳詔滔討維岳通鑑二百二十七滔與成德張孝忠再破

之東鹿取深州進檢校司徒進領節度賜德棣二州德宗以康日

知爲深趙二州團練使詔滔還鎮滔失深州不平又請恒定七州

所賦供軍復不許愈怨時馬燧圍田悅悅窮新書列傳使王侑許士則

說滔合縱連衡願上貝州滔心素欲得貝大喜使侑先還告師期

田承嗣附傳滔激其衆曰士喋血鬪旣下堅城朝廷乃見奪奏賞不報

君等疾趨破馬燧以取貲糧可乎軍中不應三號之乃曰幽人死

於南者骸擗不掩痛藏心髓奈何復欲暴骨中野乎司徒兄弟受

國寵士各蒙官賞願安之不卹其他滔罷潛殺不可共亂者數十

人

新書
列傳

康日知聞其謀以告熒熒以上聞上以魏州未下王武俊

復叛力未能制賜滔爵通義郡王冀以安之

通鑑二百二十七

滔愈悖以

兵與武俊屯趙州魯日知

新書
列傳

涿州刺史劉怦聞滔欲救田悅以

書諫不用

通鑑二百二十七

遣神將蔡雄說張孝忠啖以金帛

新書張
孝忠傳

忠怒欲執送京師雄懼逃歸滔乃使劉怦將兵屯要害以備之

二百二十九 忠傳言滔悉兵攻之帝詔李晟賈文場率師援孝

忠酒解去案是時滔方引救田悅何暇攻孝忠且魏州未下晟亦

不暇分援也今不取 卽引兵救悅次東鹿軍大譟曰天子令司徒北還而南

救魏甯有詔耶滔懼走匿傳舍蔡雄好諭士曰始天子約取成德

所得州縣賜有功者拔深州者燕也本鎮常苦無絲纊冀得深州

以佐調率今願不得又天子以帛賜有功士爲馬熒掠去今引而

南非自爲也軍中悔謝復曰雖然司徒南行違詔書莫如還滔固

至深州誅首變者二百人衆懼乃率軍南壁甯晉與武俊合帝命

馬燧李懷光擊之滔破懷光與王師屯魏橋

新書列傳悅重德滔推爲

盟主滔更議如七國故事

田承嗣附傳

滔僭稱大冀王署百官與李納

田悅王武俊並稱王南結李希烈

舊書列傳

會朱泚亂帝出奉天

田承嗣附傳

使人說田悅王武俊李納赦其罪厚賂以官爵悅等皆密歸欵

而猶未敢絕

通鑑二百二十九

此僭號立滔爲皇大弟令以重賂招誘回

紇南攻魏貝卽西入關

舊書列傳

興元元年滔發兵臨河有驕伐之色

奉天錄

武俊陰約悅背滔

田悅傳

滔至貝州悅刺史邢曹俊上謁滔卽

歸閉城守滔疑之武俊遣客反間滔滔怒入永濟執悅吏使回紇

大掠南及瀍衛悅闕城自保滔遣將楊布畧定館陶屯平恩置官

吏滔整軍北還使馬寔屯冠氏聞悅死遂攻魏州圍貝州

新書列傳武

俊致書於昭義魏博等戮力勤王諸將各進表行在有詔令魏冀

昭義進軍

奉天錄

於是武俊與李抱眞協力擊滔

舊書列傳

滔急召寔至

貝州步馬乏頓明日輒約戰寔請休士三日蔡雄達千等畏武俊
堅壁難圖請戰楊布曰大王將取東都逢小敵卽怯何以長驅天
下耶術士尹少伯亦言必勝旣戰爲二軍所乘大敗滔奔入德州
恨少伯雄布之謬殺之俄而京師平滔已敗不能單走還幽州上
書待罪詔武俊抱眞開示大信若誠心審固者當洗罪錄勳與更
始初滔以劉忬忠力使留守及敗疑圖已彷徨不敢入忬聞其至
蒐兵繕鎧夾道陳二十里迎謁望滔哭滔遂入府氣沮索日邑邑
被病貞元元年死新書列傳年四十贈司徒舊書列傳年四
云云參之通鑑當在大歷八年又十二年爲貞元元年與舊書四
十之數合惟此以興元元年伏誅時年四十三其明年卽貞元元
年此長滔五年則滔死年又不孫克融舊書列傳
及四十也未詳孰是姑附誌之

克融以偏校事劉總總將入朝慮有後變籍其軍材勇與黠暴不
制者悉薦之朝冀厚與爵位使北方歆羨無甘亂心克融在遣新書

列傳時宰相崔植杜元穎不知兵且無遠畧

舊書列傳既見總納地謂天

下曠然無事克融等留京師久不得調

新書列傳至假衣旬食日詣中

書求官不勝其困深懷歎望

舊書劉泮傳

會張宏靖赴鎮因悉遣還俄

幽州亂囚宏靖時克融父泐號有智識以疾廢卧家衆往請爲帥

泐辭老且病因推克融領軍務詔以劉悟爲節度使馳往俄而瀛

冀皆附克融悟不得入

新書列傳

奏請且授克融節度鉞

通鑑二百四十二

克

融縱兵掠易州敗兩縣寇蔚州易州刺史柳公濟戰白石嶺斬三

千級轉寇定州節度使陳楚破其兵二萬會鎮州反殺田宏正議

者謂二賊均逆而克融全宏靖不敢害可悉兵先誅趙赦燕朝廷

度幽薊未可復取乃拜克融檢校左散騎常侍爲幽州盧龍節度

使長慶元年也

新書列傳

克融既得旌節乃出宏靖

通鑑二百四十二

明年陷

弓高攻下博與王廷濬共圍深州

新書列傳

裴度移克融書開說諄沓

傳以大誼

新書裴度傳

克融卽解圍去

通鑑二百四十二

因進檢校工部尚

表獻馬萬匹羊十萬請直賞軍敬宗初遷檢校司空賜邊屯時服

克融以帛疏惡囚詔使楊文端以聞又上言聞陛下東幸洛願率

匠丁五千助營宮室迎乘輿且請帛三十萬備一歲費帝怒

新書列傳

患之欲遣重臣臨尉裴度曰克融無志而悖是將亡譬猛虎自哮

躍山林憑窟穴則然勢不得離其處人亦不爲懼陛下無庸遣重

使第以詔書言中人倨驕須還我自責謹春服不謹方詰有司所

上工宜卽遣已詔所在供擬此則賊謀窮矣陛下若未能然則答

宮室營繕既有秩序毋遣工爲重勞朝廷緣召發乃有賜與朕無所

愛獨與范陽體不可爾帝用度策克融聽命歸文端

新書裴度傳

進爵

吳興郡王是年軍亂殺克融及其子延齡詔贈司徒次子延嗣立

領留後爲大將李載義殺而代之並族其家

新書列傳

吳少誠幽州潞州

今通

人以世蔭爲諸王府戶曹參軍事客荆南節

度使庾準器之留爲牙門將從入朝道襄陽度梁崇義必叛密盡

策將獻天子李希烈以其事聞有詔嘉美擢封通義郡王崇義反

希烈以少誠爲前鋒事平賜實封戶五千

新書

少誠素狡險爲希

烈所寵

通鑑二百三十二

希烈叛少誠爲盡力

新書

貞元二年希烈爲其

牙將陳仙奇所虜並誅其妻子仙奇以淮西歸順詔以爲節度使

舊書德宗紀

少誠殺仙奇自稱留後

新唐德宗紀

朝廷遂授以申光蔡等州

節度兵馬留後少誠善爲治日事完聚不奉朝廷

鄭常大將楊冀謀逐之詐爲手詔賜諸將申州刺史張伯元等事

泄少誠殺常冀伯元

通鑑二百三十二

盡宥諸將以結衆心五年進拜節

度使

新書

少誠擅決司消水輓漕溉田遣中使止之不奉詔

舊書

傳

兵部郎中盧羣往詰之少誠曰開此水大利於人羣曰君令臣

行雖利人臣敢專乎公承天子令而不從何以使下吏從公之令

少誠遽爲之罷役

通鑑二百三十五

十五年陳許節度曲環卒少誠擅出

兵攻掠臨潁

舊書列傳

戍將韋清與通留後上官說遣兵三千救之悉

爲俘遂圍許州

新書列傳

說欲棄城走營田副使劉昌裔止之曰城中

士馬足破賊但堅壁不戰賊勢必衰說然之少誠

原作賊今據通鑑改日夜

攻急昌裔募突將千人鑿城分出大破之

舊書劉昌裔傳

少誠又寇西華

通鑑二百五十五

陳許大將孟元陽城守圍甚急而終不能傳其城乃罷

去

舊書孟元陽傳

德宗怒削少誠官爵合十六道兵進討

新書列傳

先是少誠

與劉全諒謀襲陳許

新書韓弘傳

會全諒卒

舊書韓弘傳

使數輩仍在館詔

韓弘充宣武節度副使弘卽驅出少誠使斬之選卒三千會諸軍

擊少誠敗之汴

新書韓弘傳

少誠由是失勢

通鑑二百三十五

于頔以襄陽兵

戰吳房朗山禽其三將

新書列傳

又破於權神溝

舊書于頔傳

王宗以壽州

兵破賊於秋柵時師雖衆無統帥而宦人監軍顓進退互爲異見
既戰小澗河諸道師未交而潰棄輜仗不貲帝乃詔夏州節度使
韓全義爲淮蔡招討處置使上官悅副之諸將皆受節度新書全
列傳

義素無他方略號令悉稟監軍

新書韓
全義傳

與少誠將吳秀吳少陽等

戰於澗南廣利原軍潰秀等乘之全義退保五樓少誠進擊諸軍

復大敗

通鑑二百
三十五

全義及監軍賈英秀等夜遁保澗水汴宋徐泗

淄青兵走陳州少誠薄澗水而營全義懼退保陳而潞滑河陽河

中兵逃歸唯陳許將孟元陽神策將蘇光榮壁澗水

新書
列傳

與少誠

戰殺二千餘人

通鑑二百
三十五

少誠引兵還全義之敗少誠得帳中諸

公書數百番持以給衆曰朝廷公卿託全義破蔡日掠將士妻女

爲婢媵以激怒其衆絕向順意

新書
列傳

先是韋臯聞諸軍討少誠無

功上言請以渾瑊賈耽爲元帥統諸軍若重煩元老則臣請以萬

人下巴峽出荆楚以翦其凶逆不然因其請罪而赦之罷兩河諸軍以休息公私亦策之次也若少誠一旦罪盈惡稔爲麾下所殺則又當以爵位授之是除一少誠生一少誠爲患無窮矣賈耽言於上曰賊意蓋亦望恩貸恐須開其生路會少誠致書幣於監軍求昭雪監軍奏之通鑑二百三十五 新傳言少誠弱王師移書於英秀求昭雪帝召大臣議賈耽曰五樓兵退而少誠卷甲不進有自新路云云按新舊書韓全義傳同其說蓋本之實錄通鑑考異已辨今不取帝遂赦少誠盡還其官爵順帝卽位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檢校司空徙封濮陽郡王元和四年死贈司徒新書列傳

劉總幽州昌平人盧龍節度使齊之第二子也性陰賊險譎元和五年齊奉詔討王承宗使長子緄假爲副使領留務時總爲瀛州刺史齊署爲行營都知兵馬使屯軍饒陽舊書劉捍附傳進攻安平總以兵八千先登拔其城齊病甚總與左右張玘成國寶及帳內親近

謀新書劉使詐自京至曰朝廷以相公逗留不進除副大使爲節

度矣明日又使人曰副大使旌節已至太原又使人走而呼曰旌

節過代州舉軍驚恐濟憤怒不知所爲因殺主兵大將數十人及

與緄素厚者乃追緄以張玘兄臯代知留務濟自朝至日晏不食

渴索飲總置毒而進之濟死緄行至涿州總矯以父命杖殺之總

遂領軍務舊書附傳朝廷不知其奸故詔嗣節度封楚國公進累檢校

司空承宗再拒命總遣兵取武彊新書附傳圍樂壽破成德兵於深州

通鑑二百三十九遂駐軍持兩端以利朝廷供饋賞賜舊書附傳憲宗知之外

示崇寵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及吳元濟李師道平承宗憂死田

宏正入鎮州總失支助大恐謀自安又數見父兄爲崇乃衣食浮

屠數百人晝夜祈禳而總憇祠場則暫安或居卧內輒驚不能寐

晚年益慘悻請落髮爲僧冀以脫禍新書附傳譚忠復說總曰天地之

數合必離離必合河北與天下離六十年數窮必合往朱泚希烈自立趙冀齊魏稱王郡國弄兵抵目相視可謂危矣然卒無事元和以來劉闢李錡田季安盧從史齊蔡之疆或首於都市或身爲寇臣皆君自見今兵駸駸北來趙人已獻德棣十二城助魏破齊唯燕無一日勞後世得無事乎爲君憂之總泣謝因上疏願奉朝請舊書溫造傳長慶元年劉總請以所部九州聽朝旨穆宗選可使者或薦造乃拜起居舍人充太原鎮州幽州宣諭使造初至范陽總具橐駝郊迎乃宣聖言示以禍福總俯伏流汗若兵加於頸及造使還總遂移家入觀按通鑑考異云實錄長慶元年正月己巳以造爲太原鎮州等道宣慰使三月己卯劉總奏乞爲僧計造奉使尙未還三月癸亥總已卒然則溫造傳所言誤也今不取且欲割所治爲三以幽涿營爲一府請張宏靖治之瀛莫爲一府盧士攻治之平薊媯檀爲一府薛平治之盡籍宿將獻諸朝獻馬萬五千匹拜總檢校司徒兼侍中天平節度使又賜浮屠服號大覺榜其第爲佛祠遣使以節印借來給所部復一歲緡錢百萬勞

軍時總已髡祝讓節印遂衣浮屠服與忠俱行

新書附傳

將士欲遮留

之總殺其倡率者十餘人夜以印節授留後張玘遁去及明軍中

始知之玘奏總不知所在

通鑑二百四十一節付張皋臯玘之兄

考異曰總傳總以

妻父也案實錄幽州留後張玘奏總以刺髮爲僧不知所終然則不以節付臯也

至易州界暴卒贈太尉

舊書附傳

張直方范陽人幽州節度使仲武子

新書張仲武附傳

大中三年仲武卒

新書宣宗紀

直方以右金吾將軍襲節度留後俄進副大使舉動多不

法畏下變起乃託出畋奔京師

新舊紀皆云幽州軍亂逐直方

宣宗遣使者郊勞

授金吾大將軍給檢校尚書俸久之進檢校尚書右僕射

新書附傳

好接賓客歌妓絲竹甲於他族

北夢瑣言

性暴率坐以小罪笞殺金吾史

改羽林統軍好馳獵往往設置罟於道

新書附傳

累日不還宿衛貶左

驍衛將軍

通鑑二百四十九

奴婢細過輒殺積罪貶思州

通鑑作恩州

司戶參

軍母驚曰尚有尊於我子耶久乃復授羽林統軍縱部下爲盜復

貶康州舊書作柳州司馬後居東都七獵愈甚洛陽飛鳥皆識之見必

羣噪乾符中累進左驍衛大將軍時鄭畋輔政言仲武會昌時功

第一今直方百口不自存每內燕以衣敝惡辭不赴陛下錄功念

舊少優假詔還檢校右僕射進左金吾衛大將軍新書廣明元年附傳

黃巢陷潼關新書僖宗紀直方與羣臣迎賊灞上舊書作率武官十餘人迎於坡頭京

師陷巢僭卽位以直方爲檢校左僕射直方素豪傑新書黃巢傳宰相

崔沆豆盧瑑原作瑑誤扈從不及匿之家朝貴多歸之舊書黃巢傳既而納

亡命謀劫巢報天子賊覺屠其族新書附傳

高駉字千里幽州人舊書列傳南平郡王宗文孫也家世禁衛幼頗修

飾折節爲文學與諸儒交經經談治道兩軍中人更稱譽之事朱

叔明爲司馬有二驀並飛駉曰我且貴當中之一發貫二驀焉衆大驚號落駉侍御後歷神策軍都

虞侯黨項叛率禁兵萬人戍長城

新書列傳

屢有功

通鑑二百五十

西蕃寇邊

移鎮秦州

新書作秦州蓋刻本之誤

尋授刺史本州經略使

舊書列傳

取河渭二州

略定鳳林關降虜萬餘人咸通中帝將復安南於是容管經畧使

張茵不討賊

新書列傳

宰相夏侯孜密疏請用駢

國史補

乃以駢爲安南

都護本管經畧招討使茵所將兵悉付之

通鑑二百五十

駢過江約監軍

李維周繼進維周擁衆壁海門駢次峰州大破南詔蠻收所穫

原作

獲今據通鑑改時

峰州蠻方獲田也

贖軍

新書列傳

進擊南詔屢破之捷奏至海門維周

皆匿之數月無聲問上怪之以問維周維周奏駢玩寇不進上怒

以右武將軍王晏權代駢駢破南詔於交趾遂圍交趾城會得王

晏權牒卽以軍事授韋仲宰北歸先是仲宰遣王惠贊駢遣會袁

入告捷至海中見旌旗東來云新經畧與監軍也二人匿於島間

維周過卽馳入京師上得奏大喜加駢檢校尙書復鎮安南駢至

海門而還晏權剛弱維周貪酗諸將不爲用遂解圍駢至復督率

將士攻城克之

通鑑二百五十一

斬蠻帥段酋遷降附諸洞二萬計

新書列傳新

書敘斬段酋遷於駢北歸之前又云駢遣王惠贊傳酋遷首京師紫通鑑斬酋遷在復鎮安南之後惠贊等至京告捷其時安南猶未平今從安南平

新書南詔傳

以都護府爲靜海軍授駢節度兼諸道

行營招討使始築安南城

新書列傳

八年駢奏南至邕管水路湍險巨

石梗塗令工開鑿訖漕船無滯降詔褒之

舊書懿宗紀

加檢校尙書右

僕射駢之戰其從孫潯常先鋒冒矢石以勸士

新書列傳

駢爲金吾大

將軍請以潯代鎮交趾

通鑑二百五十一

遷鄆州刺史天平節度使治鄆

之政民吏歌之

舊書列傳駢爲金吾半歲始除天平

南詔寇嶺州掠成都徒

駢劔南西川節度使乘傳詣軍

新書列傳

駢至劍州先遣使走馬開成

都門

通鑑二百五十二

縱民出入左右諫曰寇在近脫大掠不可悔駢曰

屬吾在安南破賊三十萬驃信聞我至尙敢耶

新書列傳

今春氣暖數

十萬人蘊積城中生死共處污穢鬱蒸將成癘疫不可緩也蠻方
攻雅州聞之遣使請和引兵去初南詔圍成都楊慶復以右職優
給募突將以禦之成都由是獲全及駢至悉令納牒又託以蜀中
人屢遭蠻寇人未復業停其稟給突將皆忿忿駢好妖術每發兵
追蠻皆夜張旗立隊對將焚紙畫人馬散小豆曰蜀兵懦弱今遣
元女神兵先行軍中壯士皆恥之又索閬境官有出於胥吏者皆
停之令民間皆用足陌錢陌不足者皆執之劾以行賂取與皆死
刑罰嚴酷由是蜀人皆不悅通鑑二百五十二突將亂乘門以入駢匿於
園求不得天平兵聞變其校張桀以士五百格戰不勝監軍慰解
之新書列傳時方修毬場役者數百人天平軍悉取其首還詣府云已
誅亂者駢出厚以金帛賞之明日榜謝突將通鑑二百五十二悉還其衣
稟然密籍所給姓名夜遣牙將擊殺之夷其族雖孕者不寬投尸

於江

新書列傳

久之突將有自戍歸者駢復欲盡族之親吏王殷諫曰

相公奉道宜好生惡殺此屬在外初不同謀若復誅之則自危者

多矣駢乃止

通鑑二百五十二

北夢瑣言駢鎮蜀日因巡邊至資中郡舍對山有開元寺是夜黃昏僧禮讚螺唄間

作命軍候悉擒賊之來農答背斥逐召將吏謂之曰僧徒禮念亦無罪過但以此寺十年後當有禿丁作亂以是厭之其後土人果禿髮執兵號大髡小髡據寺爲寨陵營州將蜀土惡成都城歲壞駢易以磚甃陣堞完

新負城邱陵悉墜平之以便農桑進檢校司徒封燕國公徙荆南

節度

新書列傳

王仙芝餘黨剽掠浙西朝廷以駢先在天平有威名仙

芝黨多鄆人乃徙駢爲鎮海節度使

通鑑二百五十三

駢遣將張澹梁繼

分兵窮討降其驍帥畢師鐸數十人賊走嶺表帝美其功加諸道

行營都統鹽鐵轉運使黃巢陷廣州駢遣澹以兵五千屯郴扼賊

西路留後王重任以兵八千並海進援循湖自將萬人由大庾擊

賊廣州且請起荆南王鐸兵三萬壁永以邕管兵五千壁端州則

賊無遺類帝納其策而駢卒不行

通鑑言不許

俄徙淮南節度駢繕完

城壘募軍及土客得銳士七萬乃傳檄召天下兵共討賊威震一

時天子倚以爲重廣明初潞破大雲倉詐降巢巢不意其翼遂大

奔引殘黨壁上饒會疫癘起潞進擊之巢大敗懼以金啗潞騰書

於駢勾歸命駢信之許爲求節度時昭義武甯義武兵數萬赴淮

南駢欲專已功卽奏賊已被不須大兵有詔班師巢知兵罷卽絕

駢

新書列傳

駢怒令張潞整軍擊之爲賊所敗臨陣殺潞賊遂乘勝度

江攻天長六合

舊書傳宗紀

兵勢甚盛畢師鐸言於駢

通鑑二百五十三

曰朝

廷所恃誰易於公制賊要害莫先淮南今不據要津以滅賊使得

北渡必亂中原

新書列傳

駢以諸道兵已散張潞復死自度力不能制

但命諸將嚴備

通鑑二百五十三

決陳登水自固而已

舊書傳宗紀

且上表告

急不復出戰

通鑑二百五十三

案新舊傳皆言駢欲縱賊以聲朝廷畢師鐸說駢駢駭然卽令出軍呂用之懼奪已

權從容謂駢莫若觀駢乃止云云辨見通鑑考異今不取賊陷河洛中使促駢討賊冠蓋相

望終延擄不行舊書傳俄而兩京陷天子猶冀駢立功詔刺史若諸

將有功自監察御史至常侍許墨制除授尋進檢校太尉東面都

統京西京北神策軍諸道兵馬使會二雉雉署寢占者曰軍府將

空駢惡之悉兵出營東塘新書列傳每日教閱如赴難之勢與浙西節

度使周寶檄欲連合而西寶大喜有謂寶彼欲并江東爲孫策三

分計寶未之信新書列傳使人覘駢無北上意通鑑二百五十四俄而駢請寶

至軍議事寶辭疾不出覺隙遂構南詔新書駢在雜揚致書周寶曰伏承走馬已及奔牛今附蓋

一瓶葛粉十斤以充道路屯東塘百餘日託以寶及浙東劉漢宏

將爲不利乃還新書列傳蓋禳雉之異也舊書列傳帝知駢無出兵意乃

以王鐸代爲都統詔韋昭度領諸道鹽鐵轉運使加駢侍中增寶

戶一百封渤海郡王駢失兵柄利權攘袂大詬卽上書謾言不恭

帝怒下詔切責此時王室微不絕如帶駢都統三年無尺寸功幸

國顛沛大料兵陰圖割據一旦失勢威望頓盡故肆爲醜悖脅邀

天子冀復故權而吳人顧雲以文辭緣澤其姦偃然無所忌畏又

請帝幸江南新書駢臣節旣虧自是貢賦遂絕通鑑二百五十五會平賊

駢聞縮氣部下多叛鬱鬱無聊乃篤意求神仙以軍事屬呂用之

新書用之郡陽茶商之子坐妖黨亡命歸駢駢奇之又引其黨張

守一諸葛殷共蠱惑駢殷始來用之先言於駢曰玉皇以公職事

謁見詭辯風生駢以爲神補鹽鐵劍職駢嚴潔甥姪輩未嘗接坐

殷病風疽搔捫不替手臚血滿爪駢獨與之同席促膝傳杯器而

食左右以爲言駢曰神仙以此試人耳駢有畜犬聞其腥穢多末

近之駢怪之股笑曰股嘗與玉皇前見之別來數百年猶相識駢

與鄭畋有隙用之謂駢曰宰相有遣劍客來刺公者今夕至矣駢

大懼問計用之曰張先生嘗學斯術可以禦之駢請於守一守一

使駢衣婦人服潛於他室而守一代居駢寢榻中夜携銅器令鎗

然有聲又密以蠶盛彘血灑庭宇如格鬪狀及旦笑謂駢曰幾落

駢手駢泣謝曰先生於駢乃更生之惠也厚酬以金寶有齋勝者

駢用之求鹽城監駢有難色用之曰非爲勝也仙書云有官劍在

鹽城井中須一靈官往取駢許之數月函一銅匕首以獻用之曰
此北帝所佩得之則百里內五兵不能犯駢乃飾以珠玉常置座
隅用之又刻青石爲奇字云玉皇授白雲先生高駢密合左右置
道院香案駢得之驚喜且於庭中刻木鶴時著羽服跨之日夕齋
醮鍊金燒丹費以巨萬作迎仙樓費十五萬緡又作延和閣高八
丈用之每對駢阿叱風雨揖讓空際云有神過雲表駢羸隨而拜
之常賂駢左右使伺動靜駢不之寤倚如左右手通鑑二百五十四用之

懼有摘其姦者乃曰仙人當下但患學者真氣虧沮耳駢始棄人
間事絕妾媵雖將吏不得見客至先遣薰濯詣方士袪除謂之解
穢少選卽引去自是內外無敢言者駢從子漢密疏用之舉諫駢
怒命左右扶出以狀授用之之誣濩貸賁不能滿駢敕吏禁濩
出入用之搆殺馮嗣襄王焜之亂駢上書勸進僞假駢中書令諸
道兵馬都統江淮鹽鐵轉運使以用之爲嶺南節度使駢久歛望
至是大喜貢賦不絕用之始開府置官屬禮與駢均政事未嘗關
決駢駢內悔欲收其權不能也新書光啓三年蔡賊過淮口駢合

舉師鐸出師禦之師鐸與高郵鎮將張神劍鄭漢璋等率行營兵

反攻揚州舊書列傳以誅呂用之張守一諸葛殷為名新書列傳城陷師鐸

囚駢於道院召宣州觀察使秦彥為廣陵帥既而楊行密自壽州

率兵三萬乘虛攻城城中米斛五十千餓死大半駢家屬並在道

院秦彥供給甚薄奴僕徹延和閣欄檻煮革帶食之互相篡啖舊書

列師鐸既敗慮駢內應有女巫王奉仙謂師鐸揚州災有大人死

可以厭彥曰大人非高公耶新書列傳令師鐸以兵攻道院新書言命陳賞往殺

之攻舊紀及師鐸傳皆與舊傳同今從之侍者白駢曰有賊攻門曰此秦彥來整衣候

之俄而亂卒升階曳駢數之曰公上負天子恩下陷揚州民淮南

塗炭公之辜也駢未暇言首已墮地與兒姪死於道院都一坎瘞

之裹之以氈呂用之張守一出奔行密詐言所居有金行密入城

掘其家地下舊書列傳但得銅人三尺身桎梏釘刺其口刻駢名於背

蓋用蠱厭駢也行密責其舉斬於三橋

新書列傳

張公素范陽人咸通中爲幽州軍校事張允伸累遷至平州刺史

舊書列傳

十三年允伸卒

新書宗紀

子簡會權主留後

舊書列傳

公素以兵來

會喪軍士素附其威望簡會知不可制卽出奔詔公素爲節度使

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性暴厲眸子多白燕人號白眼相公

新書張允

傳

乾符二年

新書宗紀

爲李茂勳所襲奔京師貶復州司戶參軍

新書附傳

公素以不仁得之靡更曩志尋爲篡奪蓋其宜也

舊書列傳

李全忠范陽人

新書舊唐書列傳

少通春秋好鬼谷子之學

北夢瑣言

廣明中爲

棣州司馬

舊書列傳

有蘆生於其室一尺三節怪之以問別駕張建

北夢瑣言作

建曰蘆芽類生於澤公茅土兆也傳節者其三世乎

新書列傳

秩滿還鄉里事節度使李可舉爲牙將

舊書列傳

可舉遣全忠率衆六

萬圍易州王處存以輕兵三千蒙羊皮夜布之野以精騎伏他道

全忠軍望爲羣羊爭趨之伏騎發大敗之全忠遁還盡失芻糧仗

鎧懼得罪乃哀餘衆反攻幽州可舉度不支引其族登樓自燔死

新書李茂勳傳全忠自稱留後新舊書朝廷因以節鉞授之光啓元年也

舊書累加至檢校太尉臨戎甚有威政北夢二年卒新舊書子匡

威嗣領留後進爲使性豪爽新書好勇不拘小節北夢恃燕薊勁

兵處斬然有雄天下意與赫連鐸共攻太原爭雲代新書大順元

年李克用遣大將安金俊率師攻鐸匡威出兵援之戰於蔚州舊

昭宗射金俊殺之舊紀執金俊獻之於朝案通鑑考異引實錄與

紀而斷實錄爲誤故通鑑書金乃共表請討沙陀而朱全忠亦上

言願協力故張潘因請用兵新書使匡威爲北面招討使鐸副之

新書昭宗紀匡威攻蔚州虜其刺史邢善益鐸引吐蕃黠戛斯衆數萬

攻遮虜軍克用遣將破之大軍繼其後匡威鐸皆敗走獲匡威之

子武州刺史崇仁

通鑑二百五十八

克用攻圍雲州塹而守

新傳又云分兵出井陘屯

常山大掠深趙匡威步騎萬餘援王鎔克用還因急攻鐸案其說

本之舊紀通鑑考異云案唐太祖紀年錄是時克用力攻赫連鐸既平雲州乃討鎔

舊紀誤今不取

鐸食盡棄州奔匡威景福初王鎔誘太原將李

全孝降之克用怒伐鐸鎔求救匡威率軍赴之

新書原作遣將今據舊書紀傳及通

鑑克用去明年兵復出井陘匡威自將援鎔

新書以騎五千敗克

用於元氏鎔具牛酒會匡威棄城餉金二十萬以謝

新書王庭匡

威之救鎔也將發幽州家人會別弟匡籌妻張氏

二字據舊書補美匡威

醉而淫之

通鑑二百五十九

匡籌怒

新書

匡威還至博野匡籌據軍府自

稱留後以符追行營兵匡威衆潰歸但與親近留深州

通鑑二百五十九

遣其屬李抱貞上書願入朝時京師數寇難人人畏懼傳言金頭

王且來皆亡竄山谷抱貞還而鎔已迎館於鎮

新書感其援助之

恩事之如父

舊書王庭

奏附傳 匡威引抱貞登城西浮屠願望流涕美其

山川乃共圖鎔陽爲鎔繕甲治城塹施授方畧陰施予以傾士心
鎮軍忠於王氏皆惡之新書列傳會鎔過匡威第慰忌辰匡威縞衣東

甲伏兵劫鎔

舊書別傳

曰與我四州可不死

新書王庭奏附傳

鎔抱持之曰公

戒部人勿造次吾國爲晉人所侵垂將覆滅賴公援濟之力幸而

復存

舊五代史王鎔傳

公欲得四州此固鎔之願也不若與公共歸府以

位讓公則將士莫之拒矣匡威以爲然與鎔駢馬陳兵入府會大

風雷雨屋瓦皆震匡威入偏東門鎮之親軍閉之有屠者墨君和

自缺垣躍出拳毆匡威甲士挾鎔於馬上負之登屋鎮人旣得鎔

攻匡威

通鑑二百五十九

匡威走東圍兵圍之與抱貞俱死明日鎔以禮

歛匡威素服哭諸廷遣使告匡籌匡籌怒移書詰兄所以死狀

新書

于庭奏附傳

表訴諸朝檄暴鎔罪攻樂壽武彊以報匡籌之奪也燕人

不以爲義劉仁恭出奔太原

新書列傳

數以策干克用請步騎一萬東

取幽州

新書劉仁恭傳

克用分兵數千不克匡籌益驕數侵河東境克用

怒

通鑑二百五十九

乾甯元年

新書書僖宗紀

出師進討

舊書列傳

下武媯二州敗匡

籌於居庸關李存審與戰匡籌又敗挈其族奔京師

新書列傳

至景城

爲滄州節度使盧彥卿所殺掠其輜車妓妾妻張氏產於路不能

進劉仁恭獲之獻於克用

北夢瑣言云張氏子嘗見范陽熟八說李匡籌妻張氏國色也其兄匡威爲帥

強淫之匡籌按劍而俟夜深妻遇出步輦殺之案列傳則匡威所淫仁恭所獲者同是一人瑣言殆傳聞之誤耳

後立爲

夫人嬖寵專房

舊書列傳

始匡威見逐歎曰兄失弟得皆吾之宗無所

悔然其材恐不足守

新書列傳

李氏父子三葉十年而亡

舊書列傳

後唐

張文禮燕人也初爲劉仁恭裨將性凶險

舊史列傳

狡搶

新史王辭氣

庸下與人交言癖于不遜及從劉守文之滄州委將偏師守文省

父燕薊據城爲亂

舊史列傳

滄人討之奔鎮州文禮好誇誕自言知兵

趙王鎔奇之養以爲子更名德明悉以軍事委之

通鑑二百七十一 自柏

鄉戰勝之後常從莊宗行營素不知書亦無方畧初梁將楊思厚

在魏州文禮領趙兵三萬夜掠經宗因侵貝郡思厚先率步騎數

千人設伏于唐店文禮大掠而旋士皆捲甲束兵夜凱歌行至唐

店伏兵四面圍合殺戮殆盡文禮單騎僅免在鎮州既久見其政

荒人僻常蓄異圖王鎔略無猜間

舊史列傳

寄以腹心使都指揮使符

習代還以爲防城使

通鑑二百七十一

鎔好左道鍊丹藥求長生每出逾

月忘歸任其政於宦者石希蒙天祐十八年鎔自西山宿鶴營莊

李宏規諫呼甲士斬希蒙鎔歸使其子昭祚與文禮族宏規收其

偏將下獄窮究反狀

新史王鎔傳

親軍皆恐復不時給賜衆益懼

舊史王鎔

傳文禮因其離心以姦辭激之曰令我命盡坑爾曹我念爾十餘

年荷戈隨我爲家爲國

舊史列傳

若從命則不忍不然又獲罪奈何衆

皆感泣

通鑑二百七十一

是夜作亂殺王鎔父子

舊史列傳

軍校張友順率軍

人至文禮第請爲留後遂盡滅王氏之族

舊史王鎔傳

獨置昭祚妻普

甯公主以自託於梁遣使告亂且奉牋勸進因求節鉞

通鑑二百七十一

莊宗姑示含容乃可其請文禮驟居人上行步動息皆不自安出

則千餘人露刃相隨日殺不辜道路以日常慮問罪姦心百端南

通朱氏北結契丹往往擒獲其使莊宗遣人送還文禮由是愈恐

莊宗遣閻寶史建塘及趙將符習等率王鎔本軍進討師興文禮

病腹疽及聞史建塘攻下趙州驚悸而卒其子處瑾處球祕不發

喪軍府內外皆不知之每日於寢宮問安處瑾與其腹心韓正時

參決大事同謀姦惡

舊史列傳

初文禮家鬼夜哭野河水變爲血游魚

皆死

新史王鎔傳

識者知其必敗十九年閻寶爲處瑾所敗莊宗以李

嗣昭代之

舊史列傳

嗣昭中流矢卒以李存進代之存進輒復戰歿乃

以符存審爲招討使遂破之執文禮妻及處瑾處球處琪等

新史王鎔

傳

皆折足送行臺鎮人請醢而食之又發文禮之屍磔于市

舊史列傳

趙德鈞本名行實幽州人也少以騎射

舊史列傳

事劉守光守文爲軍

校莊宗伐燕得之賜名曰李紹斌

新史附錄一四夷

累歷郡守從平梁遷

滄州節度使同光三年移鎮幽州明宗卽位始歸本姓始改名德

鈞其子延壽尙明宗女興平公主故德鈞尤承倚重

舊史列傳天成三

年義武節度王都反

新史明宗紀

契丹遣託諾

新史作禿

率騎千餘

王晏球傳作萬騎

新史王晏球傳

來援破之於曲陽託諾走遣

特哩衮

新史作楊隱赫

率七千騎

舊史列傳

晏球救定州晏球逆戰於

唐河北破之

舊史外傳

特哩衮以餘衆北走幽州德鈞令牙將武從

諫以騎邀擊分扼要路盡獲特哩衮以下酋長七百餘人

舊史王晏球傳

通鑑曲陽之戰亦言德鈞邀擊契丹北走者殆無子遺

獻俘闕

次舊史德鈞傳及新舊契丹傳王晏球傳皆不見今不取

下舊史明

自是契丹氣沮不敢輕犯塞

通鑑二百七十六

明年王都平加

兼侍中頃之加東北面招討使

舊史列傳

自唐末幽薊割據戍兵廢散

契丹因得出陷平營而幽薊之人歲苦寇鈔

新使四夷附錄一

德鈞奏發

河北數鎮丁夫開王馬口至游口以通水運凡二百里

舊史列傳於隴

溝置良鄉縣又於幽州東五十里築城皆戍以兵又於其東置三

河縣由是幽薊之人始得耕牧而輸餉可通

新史四夷附錄一

德鈞鎮幽

州十餘年甚有善政累官至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北平王

遼史天贊

六年遣人以詔賜盧龍節度使趙德鈞七年趙德鈞遣人獻進時果蓋德鈞久在邊境嘗與契丹通好也

清泰三年晉

高祖起義晉陽契丹敗張敬達之軍于太原

舊史列傳

廢帝遣延壽討

之而德鈞亦請鎮兵討賊廢帝察其有異志使自飛狐出擊其後

而德鈞南出吳兒會延壽於西唐延壽以兵屬之廢帝以德鈞爲

諸道行營都統延壽爲太原南面招討使

新史四夷附錄一

使端明殿學

士呂琦齋賜官告兼令犒軍時范延光領兵二萬軍於遼州德鈞欲併其軍奏請與延光合

舊史列傳

延光知德鈞志趣難測表稱魏博

兵已入賊境無容南行乃止

通鑑二百八十一

德鈞自潞州引軍至團柏谷

舊史列傳

爲延壽求鎮州節度使廢帝怒曰德鈞父子握強兵求大鎮

苟能敗契丹而破太原雖代予亦可若翫寇要君但恐犬兔俱斃

因遣使趣德鈞等進軍

新史四夷附錄一

德鈞乃遣使契丹厚幣求立爲

帝仍許晉祖鎮太原契丹不許及楊光遠以晉安寨降契丹德鈞

父子南走潞州高祖至德鈞父子迎謁於馬前高祖不禮之契丹

問德鈞汝在幽州所置銀鞍契丹直何在德鈞指示之契丹盡殺

於潞之西郊遂鎖德鈞父子入蕃

舊史列傳

述律太后見之問曰汝父

子自求爲天子何耶德鈞慚不能對

通鑑述律太后問曰汝近者

太后指天曰汝從吾兒求爲天子何妄語耶又指其心曰此不可欺也又曰吾兒將行吾戒之云趙大王若引兵北向榆關亟須引

歸太原不可救也汝欲爲天子何不先擊退吾兒徐圖亦未晚汝
爲人臣既負其主不能擊敵又欲乘亂微利所爲如此何面目求
生德鈞俛首不能對悉以田宅之籍獻之述律問何在曰在幽州述律曰幽
州屬我矣何獻爲新史四夷附錄一德鈞罄罄不多食踰年而死契丹國志

後晉

王瑜其先范陽人也性兇狡然雋辯曉果長於騎射刀筆起家從
事天福中授左贊善大夫會濮郡秋稼豐衍稅籍不均命乘使車
按察大計至郡謂校簿吏胡蘊惠鷄曰余久食貧無貲爲我致意
縣宰且求假貸由是濮郡五邑令長共歛錢五十萬私獻於瑜瑜
卽以書上奏高祖歎曰廉直清慎有如此者誠良臣也於是二吏
五宰卽時停黜擢瑜爲太府少卿杜重威鎮東平瑜父欽祚爲節
度副使及重威移鎮常山瑜詭說重威奏已爲恒州節度副使竟
代父位舊史列傳重欽於民恒人不勝其苦通鑑二百八十三歲餘入爲刑部

郎中開運三年

原作丙午歲今據通鑑紀年改

欽祚刺舉義州瑜歸至郡

舊史契列傳

丹入汴何建

九國志作何重建

遣使齎表

舊史何建傳

以秦成階三州

九國志何重建

傳

送欵於蜀

唐史何建傳

瑜說欽祚西走仗劍脅之父不得已而聽時

龐東屯兵扼川路將北趨蕃部假途因與郡盜酋長趙徽歃血爲約以兄事之謂徽曰西至成都余身爲相余父爲將爾當領一大郡能遂行乎徽曰諾瑜慮爲所賣先致其妻孥館於郡中行有期矣徽潛召其黨伺於郊外瑜舉族行輜重絡繹十餘里徽親循溝而遁至馬峽路隅舉燧相應其黨起於伏莽斷欽祚之首貫諸長矛平生聚蓄皆爲賊掠少長百口殺之殆盡瑜尙獨戰千人及窘乃夜竄山谷落髮爲僧樵人執送岐州爲侯益所殺年三十九

舊史

傳列

趙在禮字幹臣涿州人也少事劉仁恭爲軍校仁恭遣佐其子守

文襲取滄州其後守文爲其弟守光所殺在禮奔晉莊宗時爲効節指揮使將魏兵至瓦橋關還至貝州軍士皇甫暉作亂推其將楊仁晟爲首仁晟不從殺之又推一小校小校不從又殺之乃攜二首詣在禮在禮聞亂衣不及帶方踰垣走暉曳其足而下之環以白刃示之二首曰不從我者如此首在禮從之遂反

新史列傳焚掠

貝州南趣臨清永濟館陶所過剽掠

通鑑二百七十四

鄴都巡檢使孫鐸

見武德使史彥瓊求兵禦賊彥瓊不肯曰賊未至至而給兵豈晚耶已而賊至彥瓊以兵登北門聞賊呼聲大恐棄兵單騎走歸京師在禮由是入於鄴

新史伶官傳

據宮城署暉及軍校趙進爲馬步都

指揮使縱兵大掠留守王正言方據案召吏草奏無至者正言怒其家人曰賊已入城殺掠於市吏皆逃散公尙誰呼正言驚曰吾初不知也又索馬不能得

新傳作正言索馬將去廢吏曰公妻子爲虜矣安得馬乎

乃帥僚屬

步出府門謁在禮再拜請罪在禮亦拜曰士卒思歸耳尚書重德

勿自卑屈慰諭遣之通鑑二百七十四在禮卽自稱兵馬留後新史北京列傳

留守張憲家在魏州在禮善待其家遣人以書招憲憲斬其使不

發書而上之新史張憲傳莊宗遣元行欽討之行欽攻魏不克乃遣明

宗代行欽明宗至鄴兵變因入城與在禮合明宗反兵嚮京師在

禮留於魏明宗卽位拜在禮義成軍節度使在禮不受命遂拜鄴

都留守與唐尹久之皇甫暉等皆去在禮獨在魏患魏軍驕懼及

禍乃求徙鎮橫海厯鎮泰甯匡國天平忠武武甯歸德晉昌所至

邸店羅列積貲巨萬新史列傳所得唯以奉權豪崇釋氏而已舊史晉列傳

天福中在禮罷鎮來朝暉往候之曰與公俱起甘陵卒成大事公

今富貴能卹我乎不然禍起座中在禮懼遽出幣數千與之而飲

以酒暉不謝而去新史皇甫暉傳出帝時以在禮爲北面行營馬步軍都

虞候以擊契丹未嘗有戰功在宋州人尤苦之

舊史言在宋州日值飛蝗爲害在禮

使比戶張幡幟鳴鞀鼓蝗皆越境而去人服其智

已而罷去宋人喜相謂曰眼中拔釘豈

不樂哉既而復受詔居職

五代史補在禮欲報拔釘之誘遽上表更求宋州一年時朝廷姑息勲臣詔許

之乃籍管內口率錢一千自號拔釘錢

新史列傳有不如約加之鞭扑

五代史補

晉亡契丹入汴在禮自宋馳至洛陽遇契丹拽刺等拜於馬

首拽刺等兵共侵辱之誅責貨財在禮不勝其憤行至鄭州聞晉

大臣多爲契丹所鎖中夜惶惑解衣帶就馬櫪自經而卒年六十

二漢高祖立贈中書令

新史列傳

華陽吳祖椿校